

骤雨中的阳光

□莫树材(广东东莞)

“大暑天,孩儿脸,说变就变。”这话一点儿不假,刚才还是万里晴空、骄阳似火,突然一片乌云飘来,火辣辣的太阳往云里一躲,刹那间,哗啦一声,像烧红的铁锅被撒了盐,铜钱大的雨点密密实实,没头没脑地砸下来。街上先是飞起一片白茫茫的水粉,继而开满了杯口大的水花,最后变成了湍急的小溪,行人、车辆和楼房都被笼罩在雨幕中。

这就是我们南方夏天特有的暴风骤雨——白撞雨。

我和几个学徒工在下班途中,被白撞雨赶到骑楼底下,我们倚着栏杆,百无聊赖地望着雨幕中的街景出神。

一个女兵站在我背后,她也被白撞雨赶到骑楼底下来了。她20岁上下,草绿色的无檐帽,草绿色的军上衣,黑色的短裙,雪白的袜子和半高跟鞋,肩上佩戴部队文工团的绶带。她扑闪着那双丹凤眼,用手帕擦一本书上的水珠,然后拍了拍裙边,跺了跺脚,也站到栏杆边来了。才站好,她便打开刚擦干净封面的书聚精会神地看了起来。

我连忙回过头,趁势往同伴那边挪了挪。

“人家可不比我们,连避雨的时间也在看书学习,惜时如金!”小陈说。

“大概在看什么八卦杂志吧,还不是跟你们一样无聊!”小黄阴阳怪气地接腔。

从街口那边走来一个打着黑伞的老人。雨点沿着伞沿成串成串地淌下来,把他背后的衣服打湿了,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,依然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水荡往前走。我和同伴们的视线一下子

都集中在他身上。老人像有60多岁,穿着黑衣黑裤,肥大的裤脚被打湿了,一走一吧嗒。突然一阵狂风吹来,把老人的伞吹得翻过去,成了一个大漏斗,老人忙去护伞,脚下一滑,重重地摔倒在水荡中。

我和同伴们哄笑。

旁边的女兵被笑声惊动了,她把手上的书往我手里一塞,钻过栏杆冲进雨中,向老人跑去。

我看了看手上的书,原来是一本《电大语文》。

女兵先把老人扶起来,然后回转身,拾起那把在水荡里打转的黑伞,接着扶着老人向我们走来。我连忙迎上去,帮女兵把老人扶到骑楼底下。

这时,小黄突然尖叫起来:“爷爷,爷爷!怎么下雨天还跑出来逛街!”小黄告诉我们,他爷爷有老年性痴呆,每天都要出来,却经常迷路,家人只好给他挂了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家人的电话、地址。我帮小黄把他爷爷的湿衣服脱下来,果然见老人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。小黄把工作服脱下来,让爷爷穿上,然后对女兵说:“解放军同志,谢谢你。”

女兵矜持地笑了笑。

白撞雨来得急,去得也急,就像谁把空中的闸门一关,滴水不漏,天放晴了,大街上又热闹起来,人们从店铺里、商场里、骑楼下走出来,又把大街塞得满满的。

我们正扶着老人向前走,小黄拍拍我的肩头,说:“师兄,还不快把书还给人家?”我恍然大悟,连忙把《电大语文》还给女兵。女兵接过书,扯了扯绷紧的军装,迈开优美的长腿,走在大街上。

后来,我们几名学徒工先后考上电大,大家的专业虽然不同,却有同一个目标——追逐阳光!

【点评:一个人心里有阳光,即便在阴雨中也会释放精神的力量。】

绘图
雅琦

不必要的事

□何君华(内蒙古通辽)

肇刚到家时,已是夜里十点。

“怎么回来这么晚?”妻子问。

“在单位和同事一起加班。”肇刚答。

“男同事还是女同事?”妻子追问。

“男的。”肇刚犹豫了一下道。

其实,跟肇刚一起加班的是一名女同事。本来早就忙完了,只是肇刚不放心女同事独自走夜路回家,就绕了许多路送她回去,费了不少时间,才回来得这么晚。

肇刚本想如实相告,但临到开口,他又决定改口,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事。

“吃过饭了吗?”妻子问。

“吃过了。”肇刚坚定地说,“跟同事一起在单位食堂吃的。”

肇刚此刻正饿得难受。他原本打算去冰箱里找些东西充饥,但这下,他决定饿一顿。

【点评:不必要吗?呵呵,未必。】

小
小
说
超
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老善人

□赵明宇(河北邯郸)

老善人面白无须,大名谭家祯,乡亲们喜欢称呼他的绰号“老善人”。

关于老善人的故事,认识他的人都能讲得出三五个。比如到了冬天大雪,老善人在房顶上扫出一片空地,撒一些谷粒,让鸟儿啄食。老善人说,冰天雪地,人有一口吃的,鸟儿可饿着肚子呢。

老善人出门,口袋里带着零钱,用来施舍给乞丐。有一次他捡到了钱,就坐在路边等人回来找。果然,一个妇女匆匆来找,说是孩子上学的钱丢了,害得她被丈夫暴打一顿,要是找不到,准备上吊呢。老善人让妇女说了钱数,和他捡到的钱数吻合,就把钱给了妇女。妇女感激涕零,说遇到了好人,拿出几十块钱给老善人。老善人一把推了回去说,不是我的,我咋能要呢?快拿回去吧。

俗话说,好人有好报,可老善人的日子好不到哪儿去,他膝下没有子女,家里就一个病老婆。有人跟他开玩笑,说苍天不公,你积德行善却落得如此下场。老善人哈哈一笑,我这不是挺好?无儿无女,不用为他们发愁。老婆虽然病了,但她成天在家守着我,说说话,美着呢。

有一次家里来了贼,老婆听到了,正要喊捉贼,老善人捂住老婆的嘴,说别出声,都是乡里乡亲的,谁家有吃的会出来做贼啊?抓住他倒也容易,以后在街上碰着了,多没面子。

那贼在屋里翻腾半天,还不走,闹得两口子不能睡觉。老善人咳嗽了一声,说瓦罐里面还有几升米,你没吃的就拿走。过一会儿没了声响,老善人叹一口气正要入睡,却听院子里扑通一声响。老善人扑哧笑了,说真是个雏儿,笨家伙,从墙头摔下来了。老善人推开窗户喊道,墙角有梯子,爬梯子走吧。

老善人在赶集回来的路上,被一辆拐弯的小

轿车蹭了一下,跌倒在路边。司机下来要扶他,他却已经站了起来,拍打着屁股上的土,说走吧走吧,以后开车注意点儿。

村里有个惯偷,人称“娄阿鼠”。娄阿鼠有好几个孩子要吃要喝,他只好每天晚上入室行窃。派出所总抓不住他,谁知,他竟在老善人家栽了。

这天晚上,娄阿鼠撬开老善人的家门,一脚踩上了老鼠夹子。这个老鼠夹子比一般的老鼠夹子大许多,娄阿鼠被夹得哎呀一声怪叫。黑暗中只听老善人一声咳嗽,说桌子上有几十块钱,你拿去买药养伤吧,余下的钱送孩子上学,让他们学门手艺养家,不能再像你一样做贼了。

老善人年岁大了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下了雪,他上房撒谷粒喂鸟,从房上摔下来,伤了腿。老善人是五保户,村干部要把他送到养老院。他说,我还能动,不给国家找麻烦,再说我也不缺钱花,村里这些孩子,在外地工作的,常常给我寄钱呢。

快过年的时候,又下了一场大雪。老善人拐着一条腿,推开门,门前的雪已经被扫过了。门口放着一袋米、一壶油,还有一块肉、一兜水果,花花绿绿一大堆。

又过了几年,老善人去世,全村人为他送葬。好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风尘仆仆地赶来,跪在他灵前。娄阿鼠哭得像他的亲儿子,说老善人撒谷粒喂鸟是小善,度人才是大善啊。

【点评:结尾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无须赘言。】